

2. Yeung, Jason Hing-Kau. *Being and Knowing: An Examination of T.F. Torrance's Christological Science*. Hong Kong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1996. 226pp.

楊慶球。《存有與認識——檢討托倫斯的基督性科學觀》。226 頁。

楊慶球博士在其著作中探討托倫斯 (T.F.Torrance) 的基督論如何成為一種合乎現代科學要求的認識上帝的方法。全書分為八章，第一至二章主要討論耶穌基督神人二性在本質聯合 (hypostatic union) 的意義。第三及四章討論托倫斯的神學立場。第五章討論上帝道成人身在基督身上的神人二性本質聯合如何成為啟示上帝本身的基礎。第六及七章討論三位一體上帝知識的特質。第八章是對托倫斯的科學基督論作評估 (頁 3)。

楊慶球在第一章介紹托倫斯順著亞他拿修 (Athanasius) 的進路，強調人對神的認識並非出於人的想象 (*epinoiai*)，而是根據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客觀啟示，指引人的認知及接收過程 (頁 7)。耶穌基督作為上帝的道 (Word) 與上帝的存有 (Being) 同質，因此道指向上帝的存有，而耶穌基督神人二性在本質上的聯合，便成為認識上帝的知識論基礎 (頁 9)。由於道與上帝的存有相同，因此，這位在本質上聯合的神人二性耶穌基督，將一種既客觀又主觀的真理向人啟示。基於上帝存有的主體，道具備真理的主觀性 (或譯主體性 *subjectivity*)，同時道在宇宙時空裡面成為客觀實體，具備真理的客觀性。此外，本質聯合的啟示沒有將耶穌的人性抽空處理，而是將基督論裡兩個主要觀點連在一起：耶穌基督的人性並非自存的位格 (*anhypostatic*) 及耶穌基督的人性自存位格 (*enhyposstatic*) (頁 14)。托倫斯這種觀點正要回應康德 (Kant) 認為現象只能提供經驗的知識，而本質 (*noumena*) 界則是人類知識無法觸及的，此乃形而上的範疇，只有先驗 (*a priori*) 地由純理性而來 (頁 15)。

緊接第一章，楊慶球指出托倫斯針對現在神學的二元式思考，並引用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及麥維爾 (James Clerk Maxwell) 的相對論及力場理論 (Field Theory) 論證一種神學化認識上帝的方法。托倫斯指出，康德將認知主體與客體割裂，形成對立，結果主客體的連接主要由認知主體主觀地建構客體的實相 (頁 33)。托倫斯批評笛卡兒 (Descartes) 將主體及客體分割，同時亦將上帝與世界的關係截斷 (頁 26)。他亦批評牛頓 (Isaac Newton) 那種絕對的時間及空間觀點，及其輕忽上帝與世界的關係的錯誤 (頁 29)。托倫斯引用麥維爾對牛頓機構決定論的批評，強調世界本質上是偶發的 (*contingent*)，宇宙並非永恆或自存的，因此不具備絕對的時間及空間 (頁 35)。他也本著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觀念，指出偶發世界的規律獨立於觀察者的主觀想象，深深地植根於世

界的客觀性。基於世界的客觀性，科學與神學同樣在這個客觀的宇宙中探討知識。因此，科學與神學理應有對話的空間（頁 40）。

第三章主要處理在托倫斯的科學神學。楊慶球指出普蘭里 (Michael Polanyi) 認為科學知識具備個人本質的觀點，對托倫斯有重大影響（頁 46）。托倫斯一方面重視認知客體的客觀性，另一方面亦重視認知主體透過個人直覺 (intuition) 參與認知客體中。他同意偶發的世界本身反映上帝創造的秩序，但卻無法揭露上帝存有的知識。因此他轉化亞奎那 (Thomas Aquinas) 的自然神學，強調聖靈透過聖道將上帝的知識啟示世人，而人並非運用推理的理性 (discursive reason) 而是運用直覺的理性 (intuitive reason) 接收上帝的啟示（頁 70）。

第四章主要處理科學神學的客觀性與信仰的委身。托倫斯認為神學的客觀性可分四方面：(1) 上帝基本的客觀性在於祂以主的身分啟示自己，上帝的次等客觀性在於祂在人類的時空下啟示自己；(2) 神學科學的客觀性乃上帝所賜；(3) 耶穌基督作為上帝的道與人對話；(4) 耶穌基督本身乃上帝的客觀性（頁 73～75）。托倫斯注重神學的客觀性乃科學性，同時亦重視科學性及客觀性與信仰緊密相連。人需要在與上帝建立關係中認識祂的客觀性，同時也要調節自己的思想，按上帝啟示的客觀性理解，才能獲得科學的神學（頁 80）。楊慶球指出，奧古斯丁將理性對短暫事物的認識稱為「知識」(knowledge)，將理智對永恆事物的認識稱為「智慧」(wisdom)。而托倫斯則認為，信心乃客觀的、委身於客觀實體的，同時是上帝的理性 (rationality of God)(頁 82～84)。

第五章主要處理基督論與上帝知識的關係。楊慶球重申基督的本質性聯合，使聖道與上帝的存有同質相連，因此人可以透過耶穌認識上帝的存有本身。加上上帝道成肉身，在耶穌基督身上以人的形式出現，人可以接收這種在人類時空裡面出現的啟示，並需要以順服回應上帝這種對話性的啟示。人在悔改歸信基督的大前提下修正思考架構（頁 118），並且與基督建立關係，在「神聖化」(deification) 的過程中參與在上帝的聖子裡面（頁 113）。如此，托倫斯開展了動態與本體 (ontological) 的神學進路（頁 118）。

第六章主要處理關於三一上帝的知識，托倫斯由基督論作為知識論，轉入三一上帝的本體論。他將人認識上帝知識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在崇拜中人經歷福音所述上帝的啟示與復和工作；第二是神學層次，人在上帝於世界時空裡的經世工作如創造、拯救、更新宇宙中，認識上帝聖父、聖子、聖靈的行動，亦即「經世三一」(economic trinity) 的層次；第三層次是內在三位格關係的層次，亦即「內蘊三一」(immanent trinity) 的層次（頁 128～129）。楊慶球

指出，托倫斯從上帝將要完成 (becoming) 的角度演繹上帝存有 (being)。「上帝將要完成」主要指道成肉身，上帝成為人，使耶穌基督的人性具備代罪 (vicarious) 的成分。聖子取了墮落的人性，轉化、醫治及聖化人性(頁 141)。楊慶球指出，耶穌基督不單是上帝的工作 (act)、上帝的本質 (essence)，同時是上帝的位格 (Person) (頁 138)。他認為托倫斯的基督論具有安提阿學派 (Antiochian) 成分，同時亦具有亞歷山太學派 (Alexandrian) 成分 (頁 139)，因此，他批評托倫斯雖然承繼安提阿學派重視耶穌的人性，但由於更重視耶穌神性的緣故，未能有效發揮耶穌人性的討論 (頁 141)。基於「存有行動中」(being in action) 的觀念，托倫斯反對上帝不動性 (immutability) 及無情性 (impassibility) (頁 142)。托倫斯基於聖道內蘊於上帝的本質，因此上帝的存有是道的本質 (*Enousios logos*)，而道成人身是上帝存有的行動，所以上帝的行動或工作 (*energeia*) 亦在上帝的存有中，成為行動的存有 (*enousios energeia*) (頁 149)。托倫斯在「揀選」(election) 的角度下貫串「上帝的存有在行動中 (God's being-in His-act) 與上帝的行動在存有中」(God's act -in His- being) (頁 151)。此外，托倫斯放棄中世紀對上帝存有靜態的描述，轉而引用東方教會「互滲互透」(*perichoresis*) 的觀念，演繹聖父、聖子、聖靈三一上帝內在三位格互相溝通的關係(頁 145)。上帝這種內在位格的關係，亦引申與人的位格關係建立(頁 147)。

第七章主要從人論及聖靈論處理對上帝的知識作用。楊慶球認為托倫斯比宗教改革者更注重耶穌基督人性的救贖作用(頁 156)。托倫斯著重「與基督聯合」(union with Christ) 的觀念，以之為人與上帝復和關係的基礎(頁 158)。「與基督聯合」是信徒在人類時空下在教會中與基督的神祕團契關係，這種關係透過聖靈使人參與基督的恩典(頁 162)。楊慶球批評托倫斯尚未開展聖靈在知識論的重要作用(頁 169)，只是指出聖靈沒有否定人的理性使人認識上帝(頁 185)。

第八章是對托倫斯的科學神學方法的反思，楊慶球提出兩個關鍵問題：第一是神學科學的客觀性是否符合科學，第二是托倫斯的神學科學能否成為非基督教世界對話的學問(頁 187)。楊慶球指出，既然上帝實體的完整知識，與上帝在耶穌基督裡向人啟示的知識並不能完全等同，因此要引入人的宗教經驗作填補，這種所謂神學的客觀性能否稱為客觀科學呢？他指出托倫斯著重認知主體參與在認知客體中，有如基督教神祕主義，難怪他被稱為「福音派神契主義者」(evangelical mystic) (頁 191)。可惜托倫斯對神祕主義的興趣遠比理性低，因此未有開發聖靈對人參與基督聯合的神祕關係，如何直覺地認識上帝的課題(頁 192)。托倫斯整個神學科學都建基於上帝道成人身這一點上，可是神人二

性本質聯合是否符合科學？還是一種弔詭 (paradox) 呢 (頁 201)？此外，楊慶球亦批評托倫斯過分依賴麥維爾、愛因斯坦等科學家，忽略其他對科學有正面評價的科學家，他亦批評托倫斯對科學的討論局限於物理學，而甚少觸及生物學 (頁 194)。在神學與非基督宗教及文化對話的課題方面，楊慶球提出一個問題，托倫斯這種單單強調上帝的啟示只在耶穌基督裡的神學，完全沒有留下上帝的啟示亦可以在其創造這個空間，如此究竟如何能在二十世紀宗教多元社會裡，與非基督教文化對話 (頁 198)？楊慶球欣賞托倫斯的知識論將「認知」(knowing) 與「存有」連在一起 (頁 203)，並基於上帝存有的客觀性，申論神學的科學性，然後從位格關係引進人直覺認知上帝在耶穌基督內的啟示，確立其知識及真理的主觀性 (頁 190)。不過他仍然批評托倫斯未有詳細交代聖靈對神學認知的功用 (頁 209)。

縱觀楊慶球的論文，思路清晰，對托倫斯的神學科學知識論有準確的描述，同時提出客觀的分析及批評。筆者認為本書已經將托倫斯神學的重要輪廓勾劃出來，實在是一本可讀性高的作品。可是論文在開展出理論框架後就點到即止，例如對二元對立的知識論的交代，特別是康德主客體二分的知識論的討論未見深入。此外，由於這部著作著重於存有論與知識論的關係，所以在三一論方面只點出其重點，卻未有交代托倫斯如何整合東西方教會的三一論。在人論方面，雖然有指出耶穌基督人性的救贖功用，亦有介紹「與基督聯合」及「神聖化」的救贖觀，可惜都未有進一步深化討論。至於聖靈在認識上帝的作用部分，雖然突顯直覺、宗教經驗，甚至神祕主義的影響，卻沒有再作分析，提出解決方法。或許讀者應該存著感恩的心，繼續在楊慶球博士所指出的問題上進行深化研究，承先啟後，使華人神學對托倫斯的神學有更深的反思。